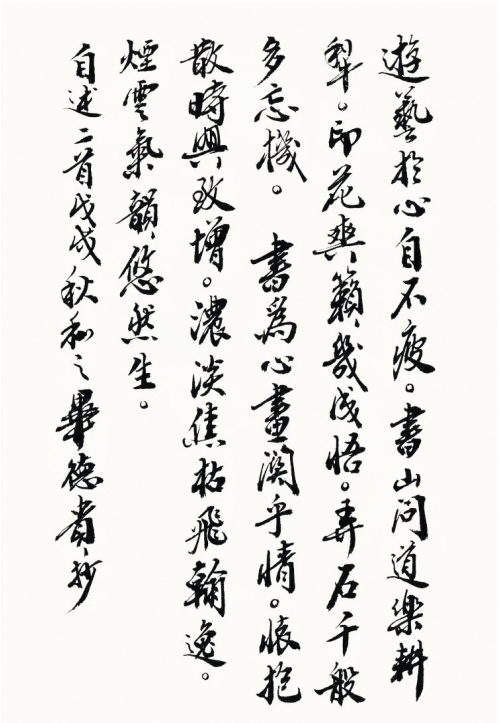
毕德贵近影

毕德贵所作《梅兰竹菊》

毕德贵陶瓷印作品

# 抱朴含真 贵拙藏

## ——与德贵交往二三事



毕德贵诗书

□ 刘升翔

毕德贵，久闻其名，诗书画印皆工，尤善书，精篆刻，一成就卓著的篆刻家。

2020年国庆节，友人引荐，终得晤面。德贵和善朴实，气质儒雅，顿觉春风拂面，神交已久。

叙起年龄生肖，我属猴他属鸡，我年长半月，德贵即尊称我为兄。我呼老师，他说咱们同龄人，兄弟相称最亲切。

德贵半生从教，深耕书田逾五十载。先后被著名篆刻家李刚田，著名画家、中央美院副院长叶毓中教授纳为门徒。近年，书风有变，书艺大进。篆刻大气，高峻淳古，行草书苍劲，古风浩然。

初次相见，德贵赠我条幅：“观鱼知道性，养鹤悟禅心。”如鱼得水，如鹤翱翔，思想自由，全在心悟。德贵寄意道禅，我自用心领悟。

德贵居住的小区在青岛山下，居所一厅三室，四壁字画图书；橱柜内，都是大大小小的印章，足有数千方。奇怪的是，低柜上那台电视机，屏幕上竟贴德贵手书的“福”字。询问才知，他夫妇已多年不看电视了，各自潜心所爱，读书写字作画吟诗治印。我自暗想：这才是淡泊笃定的文化人。

德贵的爱人田岚与我，说起来也是有缘的。高中入学第一天，刚进学校大门，见大操场路边的宣传栏前，同学们聚集议论。出于好奇，我挤到前面，原来大家都在看橱窗里的《淄博日报》。报纸上，用红笔圈起来的一篇文章非常醒目，文章的作者也用红线标识：淄博一中田岚。这是我踏入高中校园，记住的第一个名字。过了几天，学校在四十亩地市委礼堂举行师生大会，代表学生上台讲话的是一位女生。旁边的同学对我说，高20级的，叫田岚，作文很好，67军干部子女。哦，这就是田岚了。谁能想到，半个世纪过后，我们在青岛相聚。

说起这段经历，田岚哈哈大笑。她说，那篇作文不会忘，上台讲话不记得了。这时，她从茶几上拿起我的那本散文集说，这几天，我一直在逐字逐句读你的《往事如来》，时时诧异：文笔这么好，我们早该认识啊，何况我在淄博日报还做了好几年的副刊编辑呢。怎么就不记得你投过稿呢？我说，年轻时搞的都是公文材料、官样文章，临近退休才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。我生性懒惰，很少投稿，所以咱们无缘相识。

人逢知己话就多。聊着聊着，我问了一个很“隐私”的问题，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？他俩相视而笑，还是更为健谈的田岚为我答疑解惑：

1981年，我的恩师刘学敏夫妇给我介绍了他，刘老师介绍说毕德贵爱好书法，我想既然爱好书法，那他的字应该写得不错。我的字写得不好，潜意识里需要一个写字好的人。后来见了面，他的字果然不错。他人咋样呢？有一天，我突然袭击来到他家，看到了正忙着做饭的他和几个等着吃饭的小孩，孩子们叫他小爷。菜做好了，他给孩子们一一盛到碗里，再一人一个馒头。这情景使我想起了幼儿园。原来，孩子们是他两个哥哥的，为了便利上学，全都跟着他吃住。我有点儿吃惊，一个小伙子，上没有老，下却有一群小，当爹又当娘。我看到了他的善良，当然也看到了他的贫寒。那样的贫寒，以我的出身，不亲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。1982年，我们在北京父母身边结婚了。北京的文化环境、书画氛围，令他大开眼界，流连忘返。

1984年，甲子年的大年初一，鹅毛大雪。我们俩给父母拜年。在后勤学院当教官的父亲告诉德贵，《北京晚报》消息，初一至初三，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“全国群众书法现场大赛”活动，你们去看看吧。吃了饺子我们就去了。没想到北京人的热情那么高，现场人山人海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一些知名书法家现场当评委，当场打分评奖。我鼓动他入场试试身手。他犹豫、观察一番，脱下外套，红着脸走向书案。结果，还真得了奖，奖品是杨再春先生当场书就的八字条幅：“书德居首，可贵精神。”杨先生高大魁梧，他说：“做人行事德为首，德更是咱们书家安身立命之本。根据你的名字，我就以这八字相赠吧！”那年他28岁，杨先生的一番话对他的激励是长远的。

唉，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的时间、心血、精力乃至财力、体力等等，大都交给了书法与篆刻。书法不论，他刻的印章已过万方。方寸顽石，硬如铁，砺如刀，他锯啊磨啊刻啊，哧哧奏刀忘乎所以，一坐半天浑然不觉。这情景多在晚间上演，我们的儿子从小到大，十分习惯在他爹的叮当敲打中入眠。

以字结缘，与艺为媒。田岚与德贵，有共同的兴趣，有相同的三观，似脱离凡尘，又融于世俗。真诚有趣，活出了自己。我由衷地钦佩。

走出家门，青岛山就在眼前。

青岛山又叫炮台山。若不是德贵介绍，我真不知道青岛还有这么一座山。山上有百年前的军事要塞，一战时期德军与日军曾在此展开激烈的争夺战。

如今的青岛山已辟为公园，山上绿化得很好，德军当年的要塞保存完整，山下有座一战遗址博物馆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我的兴趣不在游山，更在意的是与德贵田岚相处的乐趣。德贵对我来说，是个谜。书家画家我接触过不少，但像德贵这样痴迷，且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诗文都有成就的并不多见，好比体育田径比赛，多数是单项水平突出，而德贵是多项全能。德贵出身贫寒，出生八个月丧父，贫困中长大。既无经济支撑，又无家学渊源，但他独辟蹊径，深耕艺田，取得了骄人成就。我佩服他，在于他既是诗文书画皆精的艺术家，更是个人情练达、世事洞明、善良有趣的学者。

谈起当今书法篆刻界的浮躁现象，德贵不以为然。他说，我信奉叶老师的“寂寞求道”。艺术是孤独的，追求艺术要舍弃功利，耐得住寂寞。多年来，我不敢懈怠，养成了读帖和读印史、印论、印谱的习惯，坚持每天动笔动刀，多时一天能刻上十几个小时。冰冷的石头，经过雕刻，变成了有古风拙意的印章，偶有一两方中意的，会有种狂欢的冲动。艺术的魅力，就在于此。

漫谈中，我记起德贵的《自述》诗，其中一首我特别赞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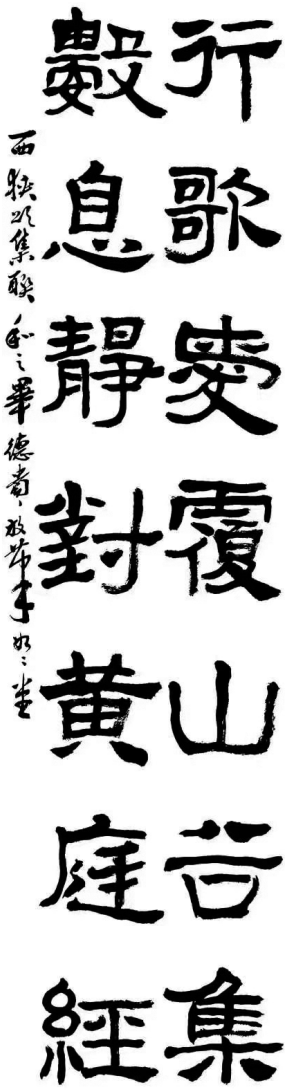
诗书人品看涵养，
抱朴含真贵拙藏。
抛得虚名存静气，
文心雅韵骨尤刚。

清风徐来，文心雅韵，与德贵相处，我时有这种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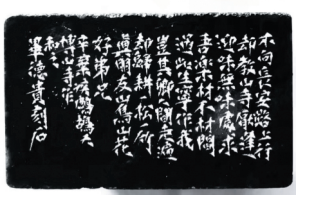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青岛山山巅，眼望大海，心情格外舒畅。与智者为友，不亦乐乎。

“菊竹梅兰君子态，
自珍敝帚乐耕读。”

这也是德贵自述诗中的句子。他已进入自然洒脱的境界，无论是篆刻诗书艺术世界，还是凡俗烟火人世间，有仙风道骨，如闲云野鹤，修行有道矣。



毕德贵隶书作品



毕德贵篆刻作品